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九

胡世寧李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東吳尹守衡著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岐王開國百姓苦需求世寧一裁以法啓王曰此朝廷法例殿下家法世寧何敢不守此例些民即殿下子百年立國根本民世寧何敢不恤王欲謝誡群下無敢橫索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所隷多土官先是太守多責土官饋遺世寧一切淸洗畧去文法撫以恩信府或單騎過廿營坐

帳中縱閱騎射乃遴土官或故即爲請襲一錢不擾諸
土夷人人喜太守推心我一呼即銜銜階下內艱解官
官民泣送數日之程正德七年起補寶慶府先是岷府
當受民詞橫繫人世寧朝王後召里老諭有令告必并
其人送府啓王行諸宗裔及共喜得賢守相戒毋犯踰
年陞江西兵備副使時江西負阻山險諸盜賊張甚而
寧濠且有逆形世寧獨憂之乃上言曰臣惟自古盜賊
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侻久而多則不得不撫備兼
行者蓋以情則易從當因治以勢則焉遂難根株也漢

龔遂當宣帝極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良民吏毋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上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敗危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以臣愚見則討撫招者不殺可撫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言則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治安之效可尋崩辯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盛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攻可憂者天旱日久赤地

千里水泉盡竭田禾無收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殺
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罔闘破家
荊門所過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買辦漸行於外
府縣棱逼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
聚為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
朝廷出矣等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似內外官僚
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
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上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
郡縣政務勿有侵撓嚴戢官屬恪守禁令施舍已甚恐

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業或有稔惡不悛一聽[illegible]

提問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illegible]

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疏入下兵部議已得[illegible]

初戒濠濠恨甚抗論世寧斯罪十坐以誹謗妖言賄[illegible]

倖錢寧等遣官校捕逮下錦衣獄計欲拷殺之幸不死

世寧復從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illegible]

恩天日共鑒不報兩都言官交章救得減死戍[illegible]

四年濠反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世宗即位進都察[illegible]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父喪還[illegible]

將議追崇肅皇帝群臣廷爭至有叩闕杖死禮議 一泣
世宗深是永嘉諸人議而咎群臣不能將順以成 [illegible]
乃從聖中上章乞聖心獨斷而早定之不可久牽令
識因復推陳治道數千餘言以今日急務孝親 大
民爲本而保民圖治在釋言官而納諫爭回士風而變
治體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
治以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新舊諸臣協和於下共
維新之治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 不世臣
不勝惓惓上大嘉悅起以兵部左侍郎御史 弘[illegible]

寧奸謀遂誅大憝平之世寧書之疏發之也泉
纂利害條上二十五事復進表二章論事甚懇
世寧進講易大傳不出戶庭章啓告密之風世寧引嫌
求退不允上知人官人十事以病乞改南京爲吏部
侍郎進南工部尚書明二月召爲左都御史尋進尚書
刑部詔以風霾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三辭不允薦毗效姚崇李泌
先瀝愚衷妄陳十事乞垂聽納其十事曰崇憲職御土
夷則世寧身所閱歷而已見功他若重將權別有功足

邊者增武備等事世寧曾言上而未見行於是必[illegible]
其志以圖治安而乃愉快未一事在惜人才則爲都
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可備緩急而以儉人間斥戍邊
宜復職進用上報曰許泚部次第行之上將起昊桂冢
宰詆其徒官故沮格九疇初以誤報虜酋功當事者欲
非心之世寧當在刑部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
一忠臣寧先殺世寧既其有功河西狀上乃大悟曰今
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得不
世寧故復薦及之而是時詹事霍韜謂宜與復給事

寧則請專守河西而棄哈密毋徒煩憊我中國爲小夷
奔命世寧時與新用事諸大臣議多不協且已得末疾
力求去上從之踰年召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
以疾篤尋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身不踰中人言期期
不能出口而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郡康
僖言世寧疾惡如讎見善則猶己世寧自言臘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仕幾四十
年祿一品被服飲食如素士子純肇慶知府次子繼紉
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

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傾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語不能諳其以質乎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問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君子曰繼亦一奇士哉昔人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繼之不見知于父也何怪焉然卒以憂其父夭其年繼亦可稱賢孝也哉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弘治六年進士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箕承顏貢士皆以科第世其家兄弟共相師友而承箕以道學見稱於時自有傳承勛初仕爲太湖令力行善政陞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是時江西賊靖安胡雪二華林丁大余姚源王浩八皆劇猾都御史陳金初以贛賊犯新淦檄承勛往守豐城知承勛沈毅有謀遂令與副使周憲督兵進討靖安并擊賊于瑪瑙崖遂禽胡雪二轉攻華林憲輕進爲所殺賊黨有王奇者獨來降

承勛糾置麾下任用之人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王奇入感激遂說其儕多出降承勛縱遣約令內應夜遣精兵五百人啣枚度險至賊寨襲擊之俘其酋斬首二千餘級二賊既平疏請蠲免是年民租制可之姚林賊閙承勛已破二賊將進走承勛自率南昌兵伏裴源待之賊果走裴源復多斬肉餘皆散竄中官黎安遂以黨賊論坐承勛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忠爲疏白超陞浙江按察使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自汪直開邊奴兒常擾開原承勛修

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鉄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爲阻冏遼左頼之進俸一級逾年請告嘉靖初召起南臺尋入尚書刑部加太子少保已改兵部攝左都御史提督十二團營與總兵郭勛多忤勛嘗譖上不聽八年代胡世寧兵部尚書時土魯番妍擾哈密掠河西胡世寧請棄哈密而議禮諸臣欲興復主議不一於是承勛上言曰土魯番在西域中非強大者自正德十一年後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我之自治

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空言相議所歸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為詞徒以起衅耳今哈密之安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而在自治之得失要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以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以理則控制有道體統自尊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任握便宜之權事當應機立決晝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决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

中外錙銖義當共濟令要展布四體知無不爲中長
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閫以永賴遂爽白服穿
上然之勅要用心調處　嘉靖九年升戶部巡官事
　照得虎剌以開上命務要言無故務貸伍倖不可成
之功也　紀綱攸端不可爲也永勛所從要議永勛既掌兵
　也
　　上守敬哉華內臣一出鎮守守備者二十七
　千百戶官五百員俱以騰驤四衛官軍考選
宜　旗手等衛內臣一員四衛乃禁衛隸兵部
咸彰義門破　宋帝勦捕賊於四衛功以在內故號名

易集承助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
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詔如承
□□是年大風晝晦上恐懼修省避詔閣之承助上言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虜自去冬河　彼大營俱入河套
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避患陝西者□人次少　若或
旅成而後安綏若或□　安而召□□□　防各邊嚴加防
此其一也井屯孤懸河外多　內鮮耕耘樵蘇仰給
東宜今衛州及時耕貯以備河西災寡若不登爾□
坐視其死而不能救此其二也伊哈密河西患苦土魯

加以赤卜剌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近歲套賊游賊往返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設險增墩遠斥堠以消弭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也兀良哈最近京師往昔陳乾失律花當孩騙其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部落千餘散於紅羅山善撫之則爲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此其四也雲南安慰之救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生發攻劫州縣職司持久恐釀成大患此其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其叔篡制其國識者已憂其爲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撾宣慰奏稱交阯世子流竄

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巡務司變有此六患其要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伏乞早爲整備以安社稷幸甚承勣楚人雅有時名上爲世子稔知之以是有大議必咨問之承勣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上遇極優禮登第時遇之十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上深悼惜什爲文遣禮臣致祭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絲段四表裏五石贈少保謚康惠周愿若字時敏安陸州人與承勣同榜進士爲副使僅一年遂死于賊憲貌魁梧性侃直不阿與承勣共事紛論賊勢輒自負其才力

先是有廬山左湖盆塘賊憑至討贛之威名已滿御中
人攻華林華林賊先立仙女寨拒我憑破之已又立寨
雞公嶺又破之斬獲且以千數進薄華林絕賊出道塹
而守之久之賊遣諜者謾憑曰賊殺今乏食饑餓甚憊
矣攻之且蘇矣憑信之遂進兵逼之賊滚其擂石下
如雨軍遂潰憑陷中刀胛中鎗被執罵賊不絕口賊支
解之其子幹前救憑中鎗亦死之憑喜談星命之學常
言自命刑殺太重無制克懼于吉後贈按察使謚節愍
論曰胡世寧抱徙薪之獨見便欲天子下尺一之詔以

竄淮南之逆謀其不即死于討罪城狐中幸耳晚自田間起定大禮人或詆其黨諛夫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以上下能相親也正老臣之極慮世何吹索之甚乎李承勛華林討賊之功甚偉及在樞府籌邊遠略慮周四海今哉社稷之爲心乎至其所論彰義門東市之事直足以褫諸閹之魄而奪其氣快矣哉原其公忠體國受知于上有素所以能錫殊恩獨隆於身後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

霍韜海瑞列傳第三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也正德九年進士是年會試第一未殿告歸世宗入繼大統起授兵部主事與張永嘉共議大禮爲上所簡注而二三元老方持濮議與上爭出永嘉于南京以遠之韜見與時牴不合遂乞歸不能忘主上進新政三劄有言上自深宮屋漏以及臨對百官無時可有豫怠凡章奏大臣條議而科道藩臬官請得參駁毋使有干近習蔽塞聖聰次言六部掌故祖宗

時幾何較今增減幾何請得時賜召問常懷恐懼樽節之恩三言中外時弊凡足困民害政嚴務剗除而吏胥之姦蠹尤亟顧其本义在上下之交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密諭密謀兩朝泰交陛下可爲師法韜爲人伉直不肯姸阿歸與瀟憲郡邑諸大夫接名刺不襲稱治生曰吾儕已掛籍朝神唯天下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諸大夫無能難之大禮定召光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韜辭不肯出曰臣不敢以議禮得官上趣之時張桂已進秉台衡韜始受命尋

進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充日講官鑰曰臣南人[illegible]
詆使臣形之札牘徐徐可能使臣勝之類乎吃吃措
辭免日講而撰古今政要及詩書敘略上之大禮中成
進禮部右侍郎辭尋進禮部尚書又辭侍朝獨立敢言
累疏歷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及言議建兩郊請親蠶
鑰曰合祀皇祖定令也宜勿更皇后出郊勞民太甚也
非可常宮中行焉則至若也抗疏力爭復貽言書言必
至於啓四郊更九廟國我獨其言得甚飛章論鑰惡浮
正卯下鑰御史甚獄尋釋之時冊九嬪相璁容勿進言

請輟早朝慎保聖躬私語翰曰此不可輕泄翰卽抗疏公言之曰臣謁大學士璁示臣御札乃知陛下每晨恭謁祖廟凡幾陟降凡幾拜禮復日寒而出未明臨朝每日勤勞十倍臣等自古儒臣未有勸其君以晏朝者惟璁乃能爲此言惟陛下乃可聞此言臣請陛下勅輔臣會九卿議定每月內謁兩宮祖廟常儀暑月不妨早朝隆寒甫明乃興變風雨雪仍暫輟免宮闈進御之禮宜詵螽斯樛木之詩則所以蕃綿皇嗣保重聖躬之道莫大於此矣上嘉納之而璁與桂萼二人每攻訐大學士

一清鎔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為衆所嫉一清雖有過然為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繫衆望可也璁萼不能用鎔言尋為給事中陸粲等論劾上為降勅切責二臣令致仕鎔念璁萼同功一體臣與璁萼去豈宜獨留上國是疏救之以粲等皆為大學士楊一清主使璁萼不能救一清和衷致生嫌隙而一清復不能自存老臣大體鼓誘朋奸自劾不能先事調停乞賜罷黜以謝三臣毋亂國是上聽鎔言乃復召還璁萼而反罷免一清一清去朝士遂多側目鎔矣鎔尋丙艱及服闋上乃即

家召起爲吏部左侍郎時汪鋐爲尚書頗多私然部事故獨顓於太宰二少宰罕與聞黼啓太宰宜擴大公以同寅叶治自是鋐不自擅引黼共事而少宰無伴食者然黼補部篆則欲盡刷部中積弊流俗不堪右宰張邦竒以同秩相形數至詬詈黼故含忍不校而剛執自如是臣忌之遂出黼南京禮部尚書南省科臣是時多越禮制凌轢六卿途遇六卿不避馬同事會坐共體敵拜望六卿先至朝服以候大宗伯爲之摺笏送茶黼曰此何禮也陵遲一至此耶一王之制豈宜以南北異同

疏于朝請正之六科噤不敢一語南中僧尼庵院悉祉
學之娼籍遣還俗祭酒崔銑曰渭崖南都舉動真禮部
尚書也長部二年婦人女子無不稱頌霍尚書者十八
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上東宮聖學圖
上覽之曰是多隱語借以訕朕然知韜忠悃不之罪也
明年遂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初登第不修座
主禮嘉靖八年壬會試進所取士三百人命之曰是進
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
吾門生而私恩乎立朝一十三載建白九十餘疏竭忠

國事魏莊渠貽林勿欺書曰渭厓之言於世道有大關
係南京一小内臣大呌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韜重歷亂
鬚目不邪視風格峻整儼若尊神仕途甚淡韜子與瑕
進士爲慈谿令以直道大察去後薦起至南太僕丞
論曰大禮之議起五臣雖忠而似諛異守濮議以避於
諛而今之君子終莫之許也禮成韜獨不肯受官恥以
干進云爾君父之禮臣子議之何以爲黨國是一疏雖
曰不黨吾不信也乃其孤忠直節今人猶想望其風采
余忻爲之執鞭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也嘉靖間舉人瓊居大海中絕島上皆黎人自居化外瑞爲諸生嘗著平黎策計僃上之不報入試南宮不第嘆曰士繇科目發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得南平學諭瑞至則俱明所道首揭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其堂使若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學憲朱衡獨鑒識之遷淳安令令初入署例有燕瑞命以祀神牲草治具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

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
在矣巳即度田定税蠲民疾苦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
禾黍蓺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外無關淳安者吏書無
事聽歸晨都御史鄢懋卿相嵩黨也總制八省鹽政出
行部張甚將過嚴先有用事私人入淳安瑞執以聞懋
卿置諸法鄢恨甚迂道去嗾御史袁淳論調之時朱衡
入為亞卿言主選者改知興國興國朱衡隣邑號疲瘠
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瑞條八事上大中丞而獨急
清夾清吏甫竣事陞户部主事時肅皇帝好玄修百官

官服從事瑞上疏諫曰昔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
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陛下自
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
可爲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
箴儆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
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
忻忻然以大有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
期髙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又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懦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

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賴以匡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與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諸臣顧身家之念重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有不足以當陛

下之心遂謂陛下爲是巳拒諫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陛下誠知玄修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洗數十年

阿君之恥置其身于臯陶伊傅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薰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遥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其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上覽疏怒甚抵于地繞座逡巡叱咤久之拾
取再三讀意若爲動者留中數月諭輔臣階曰今人恨
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
安能視事已又曰朕亦不自謹惜致此如能出御政豈
受此人詬詈也會上疾煩懣乃下詔曰海瑞詈主毀君
悖道不臣錦衣衛杖訊刑部尚書黃光昇擬大辟讞上
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上言主聖則臣直海瑞任其愚
戇遂以逆耳之言仰干天聽乃蒙聖度優容置之不問

此堯舜所難也但詔付法司中外惴惴以瑞為戒乞沛德音曲貸瑞罪以開謇直之門上怒并下獄上崩莊皇乃釋出為兵部主事歷陞尚寶大理丞出南京右通政隆慶三年召入右通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瑞威名藉甚有顯者赭其門以居聞瑞至即易而黝徙日監造中人出輙八人后與為瑞減其半瑞恨吳民好投獻每獲主者名輙銜齕之不少休嘗嘆天下欲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壞而不復亟宜盡奪富民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其意獨在卯翼窮

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行部松江每訾故相徐階貲產太盛縣民詣瑞陳詞萬人瑞下副使蔡國熙拘爰書而階子姓親黨戍遣殆盡竟以是府怨刑科給事中舒化言瑞者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上曰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於是科臣戴鳳翔復言瑞受訟動盈千紙傳客相視如仇禁佃戶不得完租貸民不得完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遂辭

撫事顧督糧儲尋即裁革糧儲遂自免歸瑞歸不能溫
哭泰如也萬曆三年按臣御練薦起南京吏部右侍郎
瑞開命既行或諷瑞大臣故事宜辭讓瑞曰主上有特
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扁舟詣京人無知者瑞
曰吏部職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既陳貪墨吏國初
尚有剝皮囊草之令律受枉法賍八十貫絞改從雜犯
准徒贖無重刑決不能懲今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
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
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君九

重金剛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其顯若此於是忌信者參矣尋轉右都御史瑞在留都一意省約裕民所罷無名官費理根排枝毛舉細察人見爲迂而瑞銜在必行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御史房寰上書力詆之而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同疏斥寰皆外謫瑞六乞骸骨不允竟卒于位年七十有四卒之日諸御史捐金斂之都民罷市數日訃聞上震悼賜塟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瑞用世志老而彌銳其學以剛爲主故自號剛峰語邑人學士王弘誨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

耳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者要之盛何繇而見晉世
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所稱賢士大
夫多是鄉原之為鄉原去大奸惡不遠孟子功不在禹
下當以惡鄉原為第一其為人涖官行己事事認真以
是不可一世云

論曰世宗晚好玄修惟是宰執群工二十年附日共趨
踰于道教之場可謂闇闇汲汲臣主同惑海瑞一入朝
堂之日直發主失忘其狂戇詞若質責天威即震赫乎
而大司寇之爰書停置大內不可謂天聽之不聰也當

是時也三尺之童皆識其名及至莊皇一歲三遷尤稱特簡三吳赤子如坐于慈母之懷乃彼一二鄙夫為國以狂不自省愧中之者無隙攻之者無詞祗以其難過谷嚴貧民謗見彈章詈謂迂狂顛倒之甚以此程材豈必空國用於供張罄民脂於婁弁始稱職而愉快乎瑞詭行之士陽為押陰為闢能與若輩閹然以竄于鄉必之中若哉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也必也狂狷乎文吳未見剛者瑞乎其近之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宋胡李王吳趙羅孫陳胡章羅鄒呂王傳第三十九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崇祿仕元爲行臺侍御史謚忠肅訥性強中不疲元季兩舉進士爲鹽山令元亂棄官歸隱太祖既登極之丁[illegible]年徵出公車授國子助教年七十矣特與諸老儒應制撰勅命陞翰林學士已置殿閣學士選文淵閣大學士上嘗面[illegible]曰學於儒從老矣猶有非熊之兆而乃熊罷八百餘年欽哉聞訥附火燎脇下衣傷有爲文戲訥曰脇有協也火焚汝脇將非汝君內

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耶訥頓首謝會新改國
子學爲監上方嚴廟學官見祭酒者頗多異憤貴游子
弟數犯不行上乃罷頤職遷訥爲祭酒訥入文淵僅百
日上念育學諸儒德望老成可爲多士師帥者云如訥
者前後令曹國公李文忠領監事助繩糾上時時召
訥與問對亦時時幸太學臨視而訥寢食堂所不歸私
第休沐澣士諄切無倦日夕嚴當職上燕居思見之不
數召使畫工私作廟坊寫其神采畫工見訥公服危
坐不豫明日訥朝上問卿昨坐廟坊色頗厲何也

訥頓首曰臣荷皇上厚恩念欲為國家效犬馬力造士
適生徒有造次傾跌失容此臣不能教迪所致請自劾
其下於歎訥頓首曰主臣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
曰朕欲時見卿念卿學中頗不欲為數數故遣畫工圖
爾像來內出像示訥像甚肖上大稱訥感泣頓首謝劾
殺金文徵思訥祿卓然介入吏部尚書余熂以訥年老
移文致仕訥辭辭丨概不問故召入西閣時上特嚴耻
吏部文徵求訥受公侯饋為賊上怒曰禮佛父兄猛節
儒者之榮何謂賊文徵曰訥饑死有病生上曰祭酒本

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擿訊何罪上大怒誅文微用慎物祭酒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若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既而不廢彼小人之所為自漸滅盡矣卿勿以姑務威儀竭心力如故訥頓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諭曰卿嘗笑佛之性發仲尼之誠鬼已久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瘳以其有神也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令侍養十八年會試國子生多前列上大悅

十年三月殿試監生任亨泰廷對第一上召訥褒獎令撰進士題名記

立碑于監門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疾將革麟托浩監官詣廂房邀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兒任丁社齋戒中耶兩祭竣事得還家卒上爲文奠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祭者給自訥始復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塋葬官其次子卿也訓導復祖爲司業麟其長子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守江寧三十年上以太常卿張顯宗修撰錢光忠為祭酒司業事因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

改廢謫學規令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遣犯學學規重罪投
没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没產謫正
德中追謚文恪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一年會試以乙科授華
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獨抗師道首以行檢訓飭諸生
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廢丙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
親改餘干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燕兵初起也御史
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
謀必拔用之乃知臣言不妄下吏部召用儼通象緯識

山候是時兵事方棘故安鷹之比儼至京靖難師已渡江矣太宗即位故知儼曉天文以吏部薦令就欽天監試翰林待詔解縉曰儼才學足備顧問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講太子立陞左諭德兼侍讀儼持論稍慤諸同事人不能容遂以其年九月轉國子監祭酒儼雖出閣不預機務然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儼總裁八年上北征學士廣榮幼孜扈從儼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國初祭酒宋訥方嚴師士儼獨濟以寬厚是

時士有借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儀爲申論得免遂請申
明洪武中所定學規上曰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
正己以先之講學以養其心漸摩以淑其身此爲要緊
[illegible]勉之儀於諭教將諸生率自身先師士士心翕然嚮
慕不嚴而教成儀終文皇世典國學二十二年士出門
下至公卿者猶執弟子禮益恭儀以是名益重於天下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璽書褒美復
其子孫歸養丘樊十九年卒年八十三生平衣食僅足
言行慥慥爾者胥儀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也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內艱起復授刑部主事召入史館修書書成授翰林院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應詔陳言十五事上乞其十四事行之尋讒構下獄二歲二十一年赦出復翰林院侍讀獻陵初即位上疏留中不知疏指云何上覽之大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撞十八瓜折三脇幾死改交趾道御史令日鞫一囚日疏一事疏三上上復大怒下詔獄宣宗嗣位令左右校往獄縛時勉來面鞫上恨時勉忿甚仁考欲殺之俄又令錦衣衛指揮縛時勉斬西市指揮

出端西旁門去時勉已先縛從端東旁門入兩相左而時勉遂得見上面詰上矜容之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五年主考會試正統三年預修宣宗實錄成進學士六年國子祭酒闕西楊嘆乏人時勉曰豈遂無人耶有同坐者目時勉曰誰復有如先生者詰朝竟以時勉爲祭酒時勉在太學一倣胡瑗條教甄別士品身帥僚屬將誨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燈光達旦諸生貧不能昏娶病不能醫死不能殮時勉力爲節縮餐錢賻給是時以建太學上令瑺振往視先是司成遇振進長[illegible]

爲設茗延款時勉獨不延款振啣之搆以他事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者鄭州人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難並弟子忍坐視耶倡義上疏請代衆難之大用作色曰朋友急難詩猷稱鶺鴒況師乎况師乎自退去閉門草疏上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囚師擁首師儒等事關綱常月餘已七負荷炎熱困時勉死亡無日伏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諸生因而哀號闕下者三千人上釋之又四年乞致仕諸生從相與叩闕下乞留言祭酒李時勉感皇上盛德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裁就蓋前此未有

臣等尚願少留時勉辭益力上乃許之詔兵部具册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公卿咸共祖道崇文門外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頌時勉德教樂工鼓大鼓雜絲竹喧然前導觀者塞途京師罷市人皆嘖嘖稱羨以爲榮吏部尚書王直嘆曰二疏以來恐未有此時勉歸二年聞上北狩北面稽首號慟疏請監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讎雪恥留中不報亡何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左侍郎改諡忠文時勉同時南祭酒陳敬宗與齊名

爲曰我太祖始建太學未嘗不慎選師儒初則魏觀爲祭酒宋濂爲司業是時干戈甫戢民間俊秀未遑問學乃後文教既敷學徒頗衆而勳臣子弟每多不守學規上憂之喟然嘆曰此六堂之教官人各不能教訓之過也乃置二司業分爲左右令各提調三堂月有會講皆普之期品其高下以定諸生三等分令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而乃許之入官納時雍敷以四輔官改爲左司業王嘉會以翰林院檢討改爲右司業三人者春秋巳高鬚髮皓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六館諸生雲

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皆率教儼嚴不如訥然訥故所定學規儼時申飭之修撰吳溥爲司業溥則每晨五鼓輙出堂上集諸生視所習爲之講說終日危坐無怠容佐成均一十九年而卒溥字德潤崇仁人建文初試禮部爲第一人薪會字原禮嘉興人祖宗時太學官屬人務中明祭酒司業之條約以分淑其徒其著者洪武初有助教錢宰博士趙俶永樂中博士羅師程孫貞宰字子予山陰人以儒士舉爲助教九年年老乞休上以其教士綽有成效加授博士上賜勑歸曰爾尚師

設一鄕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卿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宅歸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開廸不倦遠近宗之儆字汝初會稽人上嘗與儆講論經史每奏對上輙稱善以詩經自顯師席者五年引年請致御史大夫汪廣洋奏曰儒士趙儆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加授翰林待制陛辭上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締視之曰卿誠老矣

謝養其家爲宜賜錢二十五緡俶子圭玉官法從時俶
作訓忠書教之圭玉孫是服政有盛名師程名恢永豊
人以訓導薦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陞學錄師範尊
嚴弟子之受業門下者千人滿考轉博士又六載以年
七十乞致仕時溥爲司業先嘗受業其門貞字宗正豊
城人舉人教授紹興陞助教轉博士祭酒鐵司業溥董
其文行並遣子受業諸生在貞門下者親爲講授多成
材嘗署監事一年進階修職佐郎時稱明師皆曰孫博
上子曰良曰恭皆甲科曰儉曰謙皆教職云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同李時勉進士同選庶吉士附將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同留讀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九年預重修高皇帝實錄十二年預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改翰林侍講宣德改元敬宗時以內艱去勅召起復纂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司業正統三年秩滿轉祭酒敬宗德望文章久為館閣推重及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士尹敬宗嚴如對君時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容即命待罪堂下不肯假貸僚屬凛凛在列然亦以是府怨有弗

覩士訟敬宗法司請逮理敬宗置弗校事亦竟白不能損敬宗而敬宗名益重時稱南陳北李顧李寬平得士心而矜嚴好禮不如敬宗表忠徽嘗相二人曳令並立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敬宗儀望魁偉美鬚髯李貌稍陋又短小聞者未信後二人皆官祭酒並著聲敬宗性善飲常飲襄城伯李隆所隆最重敬宗有時族讌會已罷去留敬宗再飲加酩酊而敬宗言貌儼然無改其初一夕飲過劇兀坐實寐或伺之見敬宗拳握最謹嘗振頓寤敬宗欲致之不可得則周恂如與善令迎意敬宗

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謁中貴人他日無以見諸生恍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公何不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遣敬宗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遷意豁如也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時憲宗命諸儒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鐸上言宋儒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願陛下親

賓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
施好上嘉納成化十一年陞侍講學佐外艱制終廬焉
不起弘治改元學士李東陽貽之書曰聖天子新即位
求諸賢伏在草莽者咸彙征于朝公宜速起以盡正
心之用鐸乃起修憲宗實錄轉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
化六事言教化學校所自出如臣愚陋願賜罷黜乞
道德之士以爲太學師簡任提學須得風采嚴重之
以爲一方表帥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
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

也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是時有詔考正孔廟從祀諸儒鐸故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吳澄忘宋事元宜從黜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尚書傅瀚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絀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鄉堅持庇鐸議六事竟皆寢不行鐸明年遂乞致仕八年上用學士楊廷用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吳澄仍以瀚故得留鐸歸里十載上思任用儒術乃即鐸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當章懋以福建僉事致政家居二十年起為南祭酒鐸念求退得還非義所安辭乞讓官供職不許鐸以前在

南雍所建白祀典未見用於是復疏請行之且言納粟納馬之例此徑宜塞其條教人歛才之法皆師古義不徇世要在主持風教訓士務先養其廉恥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耗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以庋經籍北監廟街斜側市地修闢益爲廬舍三十餘區以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賑給死者賻遂皆羨金不肯私一錢十七年以年七十引致特賜告正德三年奄瑾矯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嘉靖初禮官乃援鐸議罷黜吳澄從祀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昶同上疏曰伏蒙命史館各賦煙火詩詞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本心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赦田租絕貢獻錮近倖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則煙火之事决知陛下之不樂爲此也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伏覩兩宮皆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窺竊江西湖廣赤旱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毋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日供奉文字然詞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傲慢不敬之罪哉

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與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耳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伏願陛下將此煙火之事一切禁止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問苦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

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尽孝而言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皆左遷而懋得知臨武縣朝論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李南陽亦外謫又稱翰林四諫懋三人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皆改官而懋得南京大理寺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部多礦盜豪民懋皆緣俗設法自令帖肅部內清理考績到京遂求休致年僅四十一[illegible][illegible]有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何以求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

不取愆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愆之酷多矣年雖禾艾鬚髮早白亦可稱老疾矣竟謝官歸足跡不入城府日與四方弟子橫經論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弗暇或請若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居二十餘年公卿章諫累薦不出弘治十四年特召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遜外艱天子詔以編修羅欽順爲司業署其事虛位以待愆終制十六年服闋愆乃赴任時士多放逸欽順以爲士之放心宜收非官摘之嚴不可已而愆作愆至開示以近裏工夫講矩度勵廉耻雖祁

無暑雨令具冠服危坐終日士遂各爲收歛其有志者排日執經脩問更相詰難人人自以爲得師七有毋病擬倒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懇許之或以爲言懇曰吾甯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士皆感悅疏陳教士數事之法其言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後少所教養之法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類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苦遲不振十常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爾往往徑自回籍故教養難效本末俱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

附生員令提學憲臣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
年富力強者以充約計天下可得五七百人下第舉人
亦止以選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
准會試庶生徒既備使臣等得竭駑鈍勉課勸少追尸
素之咎上允行之餘是以後有選貢一途自懋始也正
德改元群邪爭用事懋變之跡一旦皇上龍飛御極紹承
大統而建者獨取於正德臣有以知陛下有其不世出之
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爭光列聖矣然
以正德爲名嘗求正德之實必加崇劉朞所謂居正位

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臣以菲才待罪胄監敢摭一得之愚以正德之要務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一 勤聖學二隆繼述三謹大婚四重詔令五敬天戒詔優答之尋再疏乞休不允二年引年以請不待報遂歸已而兩都諸名卿多遭璫瑾斥辱而楙以先幾去矣五年瑾誅起南京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詔以侍郎致仕世宗入嗣大統詔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楙並仕九轉至八

歷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天下
高之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樾同邑唐龍
少從樾學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冢宰嘗以副使督學陜
西品士務先器識而文貴雅醇儒者宗仰龍之學一稟
於樾終身以為師年比七旬出入皆徒行或諷龍曰公
學孔子者顧欲過之耶龍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
歸家祇步行乃姪朴菴公竹淵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逆耶其遺矩留範後賢若此朴菴名拯工部尚書竹淵
名希曾兵部侍郎楓山樾之別號也其後謚文定竟朱

嘉靖初周里第皆徙行魚魚推雅如庠士又嘉靖中紹興倪尚書邦問陽明先生父華同輩也陽明事之甚謹一日祝聖皆赴公所陽明自詡勳居貂蟬例服乘馬而趨從入俄報倪尚書在後陽明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邦問年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陽明立俟邦問過乃上馬君子曰當是時也邦問儼然以前輩自處陽明儼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嗟夫以今世道之日澆也勢欲日加一日行諂日滿一日與從之擁煌總以爲播惡之赤幟而已余故於數公之流風戀戀

特附而著之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也弘治六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欽順初攻舉子業不識禪學既登第叩一老僧問佛僧答以一偈語欽順為之揣思徹夜不寐達旦恍若有覺已取佛氏諸經玩讀深有會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加焉已陞南京國子司業更復潛心理學讀濂洛關閩諸大儒語錄愈讀愈見就實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且力排而痛闢之蓋其見之審矣

而今始知吾前所覺悟自喜者乃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是時講學之士皆尊王湛陽明曰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甘泉曰大理只是吾心

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欽順謂二子皆是認心以爲性猶近於禪盖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箇理今但求之於心不於事物上理會固覺因其第一義矣不亦悞乎武宗嗣位欽順疏請終養瑾怒奪職爲民瑾誅起南太常少卿陞南吏部右侍郎改吏部世宗入國轉左侍郎尋出南部尚書父年踰八十矣乞歸養許之旣而詔改禮部尚書會父卒服終改吏部懇致不復起欽順年四十始慨然志道雖恨已晚庶幾無負此生家居二十餘年窮探理性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

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已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其學一守程朱參法時形諸嘆曰自昔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恭然自處程朱上矣攻其所得乃程朱平昔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異乎若者罔知記析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謂古之聖賢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百世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卒贈太子大

保諡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正德改元與修孝廟實錄尋充正使奉詔諭安南還遷國子司業轉南京祭酒尋改北京歷典成均其教主于學道不事章句士有曠年不復節於盡機而來大館中凜然凡歲練月供皆遵國初成憲須給諸生人人稱禮潤詩學然是時當黨頗恣橫緝以師道自尊動輒相繩屢請告乃得歸闢一小閣屏跡深居自分終老此矣名曰已有園記之曰吾材類樗而今後病是加之朽也朽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圃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洮

使吾不樂葛巾野服客至呼酒嘯歌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奬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　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爲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還官以速其行臣願陛下請處鐸如謝鐸故事則今日之重道尊師有光于孝宗矣于時撫按臣暨兩都臺諫交章論薦十數五推卿佐皆不起比卒守臣以䘏典請詔予祭葬謚文恪

論曰李古廉爲御史瀕死屢矣而皆事明主是故未信而諫君子以爲難焉比掌成均囊頭受辱於振乎何誅乃陳光世顧不能爲之招掾亦無以有加於光世是以守道君子使之濡足以狥人不能如有一朝之患不患矣古廉士曰益親光世道日益尊而公山斗並高一時晚近諸儒具員而已謝鳴治章德懋皆亦宿儒起田閒群公勸爲爭先天子虛位而待一朝閹璫弄權而人相繼辭位道直所以不安於流俗守正故以見忌於群邪有自來矣曾振之五推卿佐卧丘園而不出宜哉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也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閹瑾用事以柟爲同鄉特先致幣賀柟柟却之瑾數令人啖柟許以先朝故事引入內閣柟遜避不與來往瑾深憾之柟乃引疾乞歸瑾敗乃起上好逸遊內庭土木競極華侈柟上言曰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孚靈臺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殷監不遠陛下可爲深戒閹者讓其過直柟曰昔賈生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生乎乾清宮災應詔陳

言六事一請遣去義子番僧一請取回鎮守太監不報
復引告嘉靖改元以新天子起用還館中進講日會爲
仁祖淳皇后忌辰日奏存禫服之禮罷酒飯之賜從之
疏請溫華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望皇上慎獨克己
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三年議大禮忤旨下獄
謫治降解州判官州故以理學爲都人士宗仰及至解
遠近士爭來受學州人爲關解梁書院居之朔望則令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習文公家禮求
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居三

升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擢歷尚寶卿太常少卿皆南都凡八年四方士環趨講下是時海内講學者相望起而各守一先生言柟獨集取宋儒周程朱張語爲四子抄釋令學者務體驗而力行之語學者曰必如是乃爲眞實學無他法門也十四年入爲國子監祭酒嚴自表樹申明監規五事請于上上皆報可又言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

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擬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勑該部重刊儀禮一書并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鍾辟雝周禮樂語之義或諷以數敎在寬稱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是猶不廢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十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請如昔十八年奉先殿災自陳致仕歸越四年卒稱初爲夏貴溪所愛重而貴

公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時爲部長疏對柟嘆詬貴溪徐數規諷文敏謂非大臣體文敏性故剛執至所以待柟者又多爲不堪已柟以例賀赴闕下貴溪方柄國見柟入甚懽一日數詩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柟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歛才即當推轂霍君柰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柟褎附文敏而興已大不悅竟以是策免柟也或疑陽明之學以難柟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時有以甘泉之學見之彈章詔盡毀其講學書院

柟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

論曰呂仲木處夏霍之間外不隱賢內無留怨上懷體國之忠下不失寅恭之美曹溪不能然此聖人所以致嘶於和同周比之論而君子小人所以分乎嗟夫意見稍左則構組之上遽起戈鋋人情險於山川不虛也雖然何傷於仲木余詳味其文學政事務在於躬行以師士循禮以化民允爲一代儒宗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也父佐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佐孤介寡合號清謹雲鳳後父六載舉進士年僅二十獨立之操屹有父風初授禮部主事足無故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飲時內庭崇修醮事度僧不已雲鳳力贊宗伯疏請停止不報仍將自疏爭之弘治十年以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諸左道倖進者不報廣恨之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廣言雲鳳駕後騎馬遂下詔獄謫陝州知州十一年廣死吏部員外郎張綵薦陞陝西僉事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

書曰學文曰治事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書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士初受約束甚苦其嚴終皆斂戢多成就呂柟康海皆其所造士也已改副使三載考績仍以副使復督學關中正德二年陞山東按察使會內艱四年服闋復以張綵薦起爲國子祭酒是時瑾尚苛政有言雲鳳在陝時非類生徒榜笞至死瑾聞而喜之故用綵言使學成均雲鳳復以所督陝士訓約行之國學於是誹謗四出瑾敗綵被逮言路遂因論及雲鳳改南通政遂請告七年起

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時楊一清爲吏部雲
疏上一清書曰伏惟執事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
啜未聞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執
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咨文中始見陞
少保兼慶位之僉宗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
之卞近若留十郡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
之時潞公行此也然事方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
數月之間俄轉太久而復升殿中侍御史今王尚既不
獲遂之青瑣則推爲超陞在執事寧端時乎他日秉史

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穪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佑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令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獲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攻狡利達

之人相見之際非獨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賞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雲鳳迂陋孤蹤豈辱鶚薦今蒙委以巡撫至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何若臨歸寺中拜別吾君者不得辭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心也況今兩耳全聾百樂不効只爲耕田納稅爲畎畝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去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猶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淵澥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

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千
待隱之圖或隨杖屐登金山之巔把酒酹江以弔千古
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不
已之鎮海月值父艱服闋起副都御史懇以疾辭上予
告遂不復出

論曰王雲鳳本一直節君子也爲祭酒時有言其欲請
毀鎬太學如魚朝恩哉事上論謫之嗟夫人之全毁何
詎至是乎竊以雲鳳之起家出張綵之推轂小人朋比
之日正君子道消之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其
可往哉比匪之傷從自及已